

【本刊讯】英【苏联问题分析家】十二月十三日刊登罗伯特·康奎斯特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俄国的工人闹事》，全文如下：

最近传到西方的消息，详细谈到近年来苏联各工业中心发生的各种闹事，罢工和示威，这些消息突出了那些正在考虑苏联今后事态发展的人们觉得是极其重要的一些问题。首先，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苏联的群众社会力量是不是一种还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影响该国发展的潜力。

由斯大林加以巩固并由他的后继者们加以维持的苏联制度，其目的首先是要防止党政机关控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力量，民族力量，社会力量和其他力量得到在政治上或其他方面表现自己的机会。特别在过去十年来，我们已经看到，知识分子中间的新思想和独立意识是如何地在不同程度上被党的正统派所粉碎。党内党外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断清洗也表明，非俄罗斯民族的期望仍然没有平息下去，而只是受制于强力。一个较少谈到的问题，则是社会力量，群众的一般期望与当局冲突到何种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在各个非俄罗斯共和国，有许多迹象表明存在着广泛的民族团结，从群众到知识分子，甚至到一部分党员的民族团结；而俄罗斯本身的情况则与此不同，那里的知识分子的反抗同群众的不满情绪一直是几乎毫无联系。的确，人们所知道的几乎是唯一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想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的一次企图，就是去年有一批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散发一份传单，它以通俗的语言暴露了工业系统中的不公正与无能。

地 方 上 的 动 乱

凡是我们所知道的群众骚动，大都是发生在外省。虽然在莫斯科的压制知识分子的行动是西方观察家很容易看得出来的，可是当局防止我们了解其他地方发生的十分重大的事件的能力却是惊人的。例如，去年六月在勃列日涅夫家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过闹事，而我们只是在前几个星期才弄到了报道这些情况的第一手地下出版物。的确，甚至关于这些事情的最一般的报道也费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出现在西方报刊上面（见一九七二年九月十六日《华盛顿邮报》）。

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是一个有二十五万人口的城市，离莫斯科仅仅五百英里。至于更远和更小的一些地方，事情就更难了。例如，一九六八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的一个小镇霍罗尔发生过矿工争取面包的闹事，这些矿工举着旗帜，上面写着“没有面包就不工作”，据说，当警察恢复秩序的时候，有好几十个矿工被枪毙了，关于这件事，只是到了一九七二年六月，法国一家左翼周刊才从在当地呆过的一位苏联地质学家那里了解到具体情况，而在这之前，人们对此只是非常模糊地略有所闻。再举一个例子：早在一九五六年秋季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过罢工浪潮，关于这件事，虽然有过于明确和权威的报道，但是仅仅到了今年，一位来到西方的大学生才提供了一份确实的第一手材料！

如果我们把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在沃尔库塔，英塔，卡拉干达等地劳动营发生的大暴动撇开不算，那么，自从斯大林主义在三十年代取得稳定地位以来，有记载的最早的群众骚动事实上就是在一九五六年这个政治上出现暴风雨的一年里开始的。不仅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样的一些遥远的工业城市，而且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都不时地发生过罢工。那年秋季，由于匈牙利事件，在立陶宛的一些城市出现过群众游行示威。但是，规模最大的乱子是在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和那以后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和格鲁吉亚其他地方发生的。第比利斯，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西方人最容易到达的苏联城市之一。而且，在那个时候，当局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做好对付这类事件的准备或者防止报道这类事件的准备。当时，第比利斯曾实际上掌握在示威者手中达数小时之久。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的抱怨是反对赫鲁晓夫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文章《俄国的工人闹事》

文章综述了近年来苏各地发生的工人罢工，示威情况；说这些事件全是自发的，不存在组织，也未显示出多少倾向性；但情况表明，广泛的不满对苏当局来说仍是产生麻烦的一个潜在根源，长期来看甚至还是一种要求革命变革的压力

粗暴处理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地的民族主义。甚至曾企图打电报给联合国宣布独立。广播了一份要求“恢复正常工作”的呼吁书。后来，第比利斯大学校长接见了路透社记者（一九五六年四月十七日），承认“一些不良分子”曾“破坏秩序”，他们利用了民族主义，喊了“一些非法的口号”。他承认有“伤亡”，虽然他否认有数百人被杀害的说法。真正的死亡人数不得而知，但是据信至少有几十个人。

正象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民族主义情绪是各个边缘共和国中的一个经常性因素，而这样的示威只不过是一座确实存在的冰山的顶端。俄罗斯族的工人进入对抗，则是另一回事情。在一九五六年罢工以后，当局采取了更硬的一手。第二次大的爆发看来是在捷米尔塔乌，在那里，卡拉干达冶金企业的工人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举行了罢工。那次罢工最初涉及的是当地的两万名建筑工人，其原因不过是生活条件恶劣。不错，苏联报刊尽早地报道了这种情况，但是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罢工发展成为群众示威，警察已不能恢复秩序，于是动用了军队。据说死伤的人相当多。这一次，当局在事后承认那里的条件确是无法忍受；当地的党委官员和经济首脑被撤换了。但是与此同时，这也表明警察的防范不力，所以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内务部的首脑都被撤职了。

冲 击 警 察 局

下一次有关的事件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当时，弗拉基米尔州的穆罗姆和亚历山德罗夫城出现了群众冲击警察局，这对未来的事态发展来说是意味深长的。有三个人因为穆罗姆的闹事而被判处死刑，苏联报刊报道过这一点。这次闹事的起因则不得而知。

一九六二年，由于六月初公布的一项提高肉类和黄油价格的法令，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骚乱和示威。虽然《真理报》报道了工人们如何热情拥护这次的提高物价，但是大量的工人却跟不上政府在这件事上面的理想。在罗斯托夫州的几个城市以及在沃罗涅什，克拉斯诺达尔和格罗兹尼，都出现了混乱。主要的爆发是发生在诺沃切尔卡斯克，那是一个工业城市，生

＊ ＊

安理会通过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的提案

提案要求瓦尔德海姆在中东和会上起“充分和有效的作用”。中国未参加投票，美苏英法弃权

【美联社联合国十二月十五日电】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在秘密会议上以十票对零票的表决结果要求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东和平会议上起“充分和有效的作用”。五大国都不支持这项要求。

安理会通过了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的一项提案。参加会议的人士说，所有这十国都投票赞成这项提案。中国未参加投票，另外四个常任理事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弃权。

中国通常不参加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表决。据悉法国觉得这项提

案在要求联合国主持方面提得不够有力。英国代表唐纳德·梅特兰在会上说，他支持这项提案的条款。这项提案是几内亚代表提出的。

【合众国际社联合国

埃及外长说中东和会推迟到二十一日举行

【中东社开罗十二月十五日电】外长法赫米今晚说，原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日内瓦召开的中东和平会议已推迟到十二月二十一日。他说，原因是仍在就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接触。他还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将参加这次会议。法赫米说，今天安理会通过的关于

产火车头以及农业机械和采矿设备，并且是好几个技术学校的所在地。最初是和平示威游行，参加的大量人群包括工人和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属，他们举行集会，要求解释提高物价的原因。警察鸣枪警告，看来是误伤了一些参加游行的人。于是，事态

迅速地失去了控制。警察控制不住局面了，政府建筑物受到冲击。军队费了很大的劲才终于恢复秩序，据信打死的人多达数百。

一九六三年，是灾难性的粮食歉收的一年，发生了大量的罢工，在一批城市，特别是在克里沃伊罗格，敖德萨，梁赞，巴库和鄂木斯克，出现了真正的混乱。在敖德萨，最初是码头工人罢工，拒绝把黄油装船运往古巴，以抗议食品涨价。在克里沃伊罗格，当地报纸谈到过“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那里实行戒严和宵禁似乎约有一星期之久。在这个地方，实际的暴力行动是起源于一次士兵与警察之间的斗殴，据报道，当时打死了七名警察。

最近几年来，也继续不时地出现多次民族主义的爆发，虽然我们已说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它们与整个的政治控制问题当然是密切相关的，即使撇开它们在苏联政治中的全面重要性不谈也罢。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发生过骚动。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克里米亚鞑靼人在乌兹别克的奇尔奇克城游行示威，遭到了军警的强行镇压（没有听说死人，但是有十二名鞑靼人被判处在劳动营服刑）。一九七二年五月，在立陶宛的考纳斯城发生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暴动，其起因是一位学生卡兰塔的自焚。同一个月，乌克兰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出现了三天的混乱，其中，乌克兰民族主义情绪似乎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本文看来，一个更重要的倾向是出现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奇姆肯特城的大暴动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经济上的不满情绪引起了苏联工人中间的一些重大骚动。奇姆肯特的乱子却表明这一格局有了一定改变。这纯粹是由行政上即政治上的行动所引起的。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因一次小小的违反交通规则而被捕，象通常的遭遇那样，挨了警察的一顿打。不幸，当他人事不省地被交给他的妻子以后，他死了。他的同事们唤醒了全城，工人们冲击了警察总部，捣毁了这个总部和另一个警察局，然后向四英里以外的一个目的地游行。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前，当局叫来了军队，向人群开枪，打了一个时候。打死的人据信至少又是好几十个。后来宣布，有三个人因为奇姆肯特城的“不轨行为”而受审并被处决。（下转第四版）

＊ ＊

议不会仅仅成为美苏两国的一场表演。

这些人士说，有迹象表明，美国之所以不支持这项提案，是因为以色列不喜欢联合国在会议上起有力的作用。他们说，由于美国不支持这项提案，苏联和英国认为它们也不能支持这项提案。

法国大使德居兰戈对安理会说，如果要法国代表团支持这项提案，就必须更加明确地规定瓦尔德海姆所起的作用。

会议准备工作的决议是安理会对联合国秘书长下达的新指示。

外长说，关于这次和平会议，埃及和叙利亚之间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外长说，埃及政府决定去日内瓦参加会议，因为这是符合萨达特总统提出的在各个领域作出努力以及取得一项中东解决办法的政策。

施莱辛格谈美欧关系等问题

说北约盟国必须重新振作起来以阻止苏联最终控制西欧

【路透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五日电】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今天说，北约士气不高，如果不让苏联的势力最终控制西欧，就必须重新振作起来。

他对一个青年企业家的组织的一次早餐会议说，美国和他的盟国面对的主要问题在于，西方国家是否具有存在下去的持久力量和精神上的信念。

施莱辛格曾在上周参加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他似乎是针对这样一种情况发表他的意见的，就是欧洲国家有可能不依靠美国而做出某些防务安排。

他说：“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美国的领导作用和实力，没有这种领导作用，苏联就将在东半球而且可能在西半球占优势地位。”

施莱辛格说，欧洲各国首都的报纸消息说，北约盟国由于美国未能预先充分地部署于十月二十五日在世界各地处于戒备状态的情况通知它们而感到沮丧，他说，不应当认真看待这种消息。

他说，这些消息还反映出欧洲国家在其他方面受挫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了它们自己”对中东战争是“毫无行动能力的”。

他在这篇范围广泛的讲话中提出了以下的论点：

——中东实现和平的时机可能是二十五年来最好的时机，因为阿拉伯在军事上的表现也许使人有可能接受“勇敢的和平”。

——关于以色列在军事上是不可以战胜的观点，“以一种谨慎的说法说来就是，已使人产生疑问”。

——美国在同俄国人进行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议中必须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一九七二年的临时协议包含着“使自己消灭的种子”，因为美国在弹头和导向系统方面的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将逐渐消失。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五日电】关于北约，施莱辛格再次强调指出了他所认为的潜在的危險：如果北约联盟不是团结在一起的话，西欧国家将处于苏联的控制之下。他说，人们担心：“苏联的力量逐渐提高，北约的力量相对下降……而联盟丧失中心的团结力量，就可能导致苏联日益控制西欧的局面”。

西欧九国外长同阿拉伯四国外长会谈

【法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五日电】阿拉伯国家的使节们昨晚深夜向共同市场九国的外长们解释了阿拉伯国家对解决中东问题的条件的看法，时间持续二个多小时。

他们还谈到了地中海地区的前途和阿拉伯世界同西欧的关系。

法国外交部长若贝尔在会谈于今天凌晨结束之后不久就跟记者们谈了这几点。

若贝尔先生说，苏丹、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外长们以及阿布扎比的代表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外长们于十一月六日就解决中东冲突的原则发表的声明表示感谢。他说，他们已经表示阿拉伯国家希望看到这些原则变成现实。

若贝尔先生说，部长们向欧洲经济共同体外长们部分地解释了他们自己的意见，部分地提出了十九个阿拉伯国家在上个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最高级会议上制订的立场。

【法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五日电】法国外长若贝尔在会谈以后说：“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中的一些人重视同欧洲的合作甚于重视欧洲可能向以色列施加任何压力。”

若贝尔说，阿拉伯的部长们明确表示希望，欧洲不要忽视地中海国家。

若贝尔把阿拉伯传递的信息归纳为：“只要欧洲不要忘记地中海，欧洲想

到大西洋就没有什么害处。加强欧洲和我们这些国家之间的纽带犹如加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纽带。”

【德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五日电】到这里来以便在共同体最高级会议外边进行磋商的四位阿拉伯外长今天说，与共同体代表的初步会谈取得了成功，是一次“新对话”的开始。

他们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调说，阿拉伯国家并不希望迫使欧洲减少它同以色列的关系。

但是欧洲人必须本着负起“新的责任”的精神说服以色列，使其撤至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

他们还应当支持巴勒斯坦人关于明确规定他们

的权利的要求。

四位部长说，它们堪为世界穷国的先锋，这些穷国的资源为工业国家日益增加的福利服务。

不仅在石油方面如此，在象铜、食糖、磷酸盐以及其他产品方面也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外长布特弗利卡说：“贫穷的原料国家和有钱的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他说：“世界问题越来越为超级大国垄断，欧洲呆在旁边。”

“我们热爱欧洲，但是我们不盲目热爱。”

“如果欧洲对我们发出的要求采取行动值得同情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是再三说欧洲太弱，如果这样，我们的失望情绪将

会增加，我们就可能转向其他方面。”

【合众国际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四日电】（记者：特勒）一位阿拉伯发言人说，举行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之间的超级最高级会议是“可能的”。

若贝尔说，阿拉伯人要求“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尽可能广泛和充分的协调一致”。

若贝尔说，一位阿拉伯发言人说，减少对欧洲供应的石油的产量的决定可能修改，这取决于欧洲的行动——在（与阿拉伯人）合作方面的行动和在反以色列方面的行动。

【德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五日电】阿拉伯部长们的意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伙伴当中引起各种各样的反应。

法国和英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荷兰和比利时却认为阿拉伯人的行动是一个使得这次最高级会谈感到不安的因素。

美联社报道

阿拉伯外长抵丹麦看到缺少石油的情况

黑暗阴沉的，没有一支电烛。在他们的旅馆里，这些外长们发现每两盏灯就有一盏是熄灭的。他们屋里的温度从正常的摄氏二十五度下降到十九度，热水不怎么热，浴室本来是很热的，现在是冷冰冰的。

这些阿拉伯外长们没有看到的是数以百计的工人已被临时解雇，其他工人是十小时一班，每周工作四天，一百万丹麦人没

有热水用，他们屋里的温度是低的，还有数以千计的人

（主要是领养老金的人）在旧式公寓里由于煤油火炉已没有油而冷得发抖。

但是，波斯湾地区盛产石油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长和使节阿南德·帕沙希并不是不了解这些方面，他在抵达他的旅馆时说：“我们知道欧洲人对此有什么感觉——发抖一点和看到工业的机轮停止转动，但是，你们不要忘记，我们为了公正解决中东危机已经等了六年。”

美一些卡车司机举行罢工抗议燃料涨价

【美联社纽约十二月十三日电】（记者：尼克·塔特罗）由于许多美国卡车司机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罢工，今天出现了骚乱，不时有子弹，截断了的通气管子和石块打破卡车的挡风玻璃。

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的官员说，至少发生了十起向行驶的卡车进行射击的事件。

州警察局的警察，征收过路税的人员和卡车停车站经理人员报告说，在主要公路上行驶的卡车比平时减少了，这主要是在东部和中西部。这次为期两天的罢工是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没有参加工会的司机发起的，他们说，燃料价格和降低的行车速度最高限度使他们几乎毫无收入了。

自上星期卡车司机开始进行抗议以来，今天的骚乱最为严重。

密执安州警察说，有一百二十五辆卡车参加了抗议活动，因而使第九十四号州间公路的交通暂时受到影响。

警察说，在底特律以南二十英里第七十五号州间公路上，有七十五辆卡车在半夜分段地把交通中断了两个小时。

【美联社纽约十二月十四日电】独立的卡车司机星期四（十三日）关掉了他们的发动机，开始进行两天的罢工。

至少有五百八十辆卡车停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地区的五个卡车站上。在佛罗里达州和其他一些州的若干停车站，卡车司机们关闭了内燃机发火装置。然而，据许多卡车站的拥有者报告，出车领燃料的司机减少了。

【法新社纽约十二月十三日电】泛美航空公司今天宣布，到明年一月十日将把五千名男女机上服务员解雇一千人。

这次解雇是由于燃料缺乏而减少飞行次数造成的。美国空运协会估计，由于联邦政府的节约燃料计划，美国各航空公司在年底前至少将解雇两万五千名

美报报道《一项使尼克松下台的计划》

【本刊讯】美【华盛顿明星新闻报】十二月十二日刊载布鲁斯·比奥萨特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一项使尼克松下台的计划》，摘要如下：

首都正在纷纷谈论一项据认为可以使尼克松总统最晚在几个月内辞职的在理论上可以实现的计划。对他的性格很了解的向我提供消息的人士认为

这项计划行不通。

这项计划所依据的基本思想是：

——美国经济界的领导人对总统在他的任期剩下的时间有效地治理国家的前景完全失望，因而希望他下台，并且正在向高级共和党人强调他们的看法。

——在国会，在州长中间，在党组织中，许多

共和党人不仅接受这样的看法，而且他们自己也渐渐得出这样的结论：总统可能使共和党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六年选举中获胜的希望受到很大的损害。

——无论是在水门事件方面，还是在象混乱的能源危机这样的重大国内问题上，都看不到任何可能使这些判断改变的使尼克松松一口气的局面。在水门事件方面，提出起诉

和审讯以及会造成损害的进一步的揭露，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鉴于这样一些情况和这样一些设想，这项“计划”的策略是由重要的共和党人举行紧张的会议，派一个小型代表团或一个人去拜会总统，坚决要求他为了国家，党和他个人的利益迅速辞职。

目前，尼克松的心情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拒绝所有关于辞职的谈论，他通常以某种方式表示，他认为这是他的“敌人”的一种阴谋。

美报报道《民意测验发现尼克松声望提高了》

【本刊讯】美【纽约时报】十二月十三日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民意测验发现尼克松的声望提高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说从百分之二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一】，摘要如下：

在一年来尼克松总统在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的声望不断地下降之后，他现在获得的票数已增加了百分之四。赞同他作为总统的表现的票数已从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一。人们认为，票数上升

坦率态度，通过发表谈话和亲自露面直接向公众伸出手来，以试图对付人们在水门事件上和他的财产事务上对他提出的批评。

【法新社华盛顿十二月十四日电】尼克松总统今天重申他打算留任到一九七七年一月他的任期期满的时候。

尼克松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代表团说：“你们可以告诉人民我将在这里再呆三年多。”这个代表团带来了一份有四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签名的请愿书要

州民主党人”所提出的这一修正案

美众议院通过决议停止向印尼出口军用石油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五日电】众议院今天通过完全停止向印度尼西亚出口军用石油的法案。在众议院为努力通过尼克松总统所要求的紧急能源法案而于今天清晨开会的时候，以二〇一票对一七二票通过了众议员伊丽莎白·霍尔茨曼提出的这一修正案。

尼克松同西蒙等讨论保护能源的办法

【美联社华盛顿十二月十五日电】尼克松今天取消了他一年一度全面体格检查，召集能源专家开会来进一步讨论对付美国燃料短缺的能源问题。副新闻秘书沃伦宣布，尼克松已召集能源部负责人西蒙和他的副手约翰·索希尔到白宫去进一步讨论可供选择的各种保存能源的办法。虽然对石油实行配给已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出现，但是政府人士说对此没有作出决定。

基辛格抵大马士革和阿萨德等会谈

外电说会谈是基辛格中东之行中最困难的，大大超过了预定时间

【路透社大马士革十二月十五日电】在基辛格结束了他和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和沙特阿拉伯高级官员的会谈后于今天下午飞抵这个首都的时候，这里实行了非常严格的保安措施。

只有叙利亚的新闻机构被允许进入大马士革机场报道基辛格抵达的消息。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哈达姆代表大马士革政府迎接国务卿，基辛格在哈达姆陪同下立即乘车前往离机场十五英里远的这座古城。

哈达姆为基辛格举行正式的时间很长的午宴，随后基辛格开始和阿萨德总统会谈。

【美联社大马士革十二月十五日电】阿萨德总统今天面无笑容地接见了基辛格国务卿。

当基辛格进入大马士革总统府一个华丽会客室进行被称之为他的中东谋和之行中最困难的会谈时，脸色很难看的阿萨德同他握了手。

当阿萨德示意叫他坐下的时候，基辛格微微笑了笑，但是在开头几分钟，在记者和摄影师都在室内的时候，屋里显而易见地缺乏热情。两人在一条长椅两端不自然地相对而坐。

分析家们认为，基辛格的主要任务是要说服阿萨德使叙利亚参加日内瓦和会，并使他提出据信在

叙利亚人手中的一百零二名以色列战俘的名单。

【路透社伦敦十二月十五日电】正在为准备日内瓦会谈而周游中东的基辛格博士今天下午在大马士革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在那里和阿萨德总统进行了会谈，会谈大大超过预定的时间。

基辛格自己说，会谈非常坦率，有益和广泛。他说他“回顾了”叙利亚拘留的以色列战俘的“整个形势”，但是又说：“我只能说这么多。”

由于叙利亚宣称对美国支持以色列一事所抱的敌视态度，人们广泛猜测基辛格一阿萨德会谈可能是国务卿中东之行中最硬的一仗。

【德新社贝鲁特十二月十五日电】基辛格国务

卿今天到达大马士革后即同阿萨德总统，哈达姆外长和其他部长们开始认真会谈起来。

可靠人士说，叙方尚未明确答应参加日内瓦和会，或是提出以色列战俘名单。

相反，据说阿萨德说，如果美国努力的目的，是要在以色列开始撤出之前消除苏联的影响，取消石油禁运和解决战俘问题，那么在日内瓦的谈判从一开始就毫无意义。

据说，基辛格敦促阿萨德至少在会议在日内瓦开幕以前透露一下战俘的名字。

据说，在国务卿方面已向叙利亚暗示，“以色列可能准备在被占戈兰高地问题上作某种让步。”

关于战俘问题，阿萨

德说，大马士革认为，这不是停火安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同美国的看法相反，战俘问题只能在以色列完全撤出被占领土的范围得到解决。因此，战俘问题是中东和会本身的一个议题。

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叙利亚的反美调子立即加强了。

国营报纸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强调说，在基辛格中东之行之前，美国参议院已决定向以色列提供新的广泛的武器援助。

据这个政权两家官方报纸的评论说，这证明，“美国不是致力于真正的和平”。

阿萨德会见马尔万

【美联社大马士革十二月十五日电】阿萨德在基辛格抵达前几小时会见了埃及特使马尔万。马尔万大概向叙利亚总统简单介绍了基辛格和埃及总统萨达特会谈的情况。

梅厄说中东和会将是旷日持久和充满危机的

以军参谋长说中东和会期间以军将高度戒备

【美联社特拉维夫十二月十五日电】梅厄总理今天说，以色列预料下周同阿拉伯人举行的日内瓦和会将是旷日持久和“充满危机”的。同时，以色列参谋长说，以色列武装部队在会议开幕期间和之后都将保持高度戒备状态。

梅厄夫人在由国家电视台广播的一篇谈话中说，还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以色列可能必须在会

上拒绝美国的若干未具体指出的要求。

同时，参谋长埃拉扎尔说，在和平会议期间，在苏伊士和叙利亚战线的以色列军队将保持戒备。他在向军事记者介绍情况时说：“为了进行谈判，就必须在停火线上有一个强有力的姿态。”

他说，以色列预备役陆军将在今后若干个月保持充分动员。

【路透社特拉维夫十

二月十三日电】梅厄总理告诫说，在以色列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的同时有重新爆发战争的危险，并且还要展开严重的政治斗争来对付非常强大的势力。

据工会的《话报》今天报道，梅厄夫人昨晚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她的执政的工党提醒人民，可能要举行一场十分严重的政治斗争，甚至有可能恢复战争。

梁厚甫文章《美国动力危机弛缓的可能性》

【本刊讯】吉隆坡《中国报》十二月九日刊登该报驻美特约记者梁厚甫的文章，题为《美国动力危机弛缓的可能性》，摘要如下：

美国举国都担心“动力危机”的今天，突然提出了弛缓的可能性，是否为惊世骇俗之谈。表面上是的，精细的研究下去，其实也有若干可靠的征兆。

第一个可靠的征兆，就是白宫的措施。在汽油缺乏的今天，最有效的办法是进行配给。周末停止售油以及限制汽车速率的办法，都是微枝末节。今天，白宫确在微枝末节上做工夫，动力问题与外交深深连结，外交上有办法，汽油问题亦可以有办法。白宫在动力问题上不采取彻底的办法，是否为外交上已是智珠在握的证据呢？

第二个可靠的征兆是尼克松总统的一句话。十一月二十六日，美总统向海员工会致词时曾经说过：“美国的动力危机可

能不会持续至一年之久。”究竟尼克松总统有甚么把握来说这一句话？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美国确有制裁以色列来满足阿拉伯国家的要求的用心。因为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页岩油以及阿拉斯加的石油，非过五年至八年是毫无办法的。何来一年的时光就可以解决呢？

如果我们的思路沿着这二个假设前进，遥看中东的形势，也看出一些不平常的地方。

阿拉伯十五个国家在阿尔及尔开会，现在已结束了。在会议未开之前，一般的预料认为，埃及总统萨达特会控制不了形势，会不为阿拉伯国家所谅解。因为，萨达特做了一些事情，象是出卖阿拉伯兄弟国家。依法国《震旦报》所报道，中东战争初起的时候，整个阿拉伯民族，包括埃及的军队在内，都有作战到底的决心。后来苏联总理柯西金到开罗去向埃及表明，美国曾向苏联提出，美国为

【德新社贝鲁特/利雅得十二月十五日电】据从沙特首都发到这里的消息说，费萨尔国王在同基辛格国务卿会谈中坚持他在石油禁运问题上的强硬路线。

接近费萨尔的可靠人士说，基辛格未能说服国王在石油抵制问题上让步。沙特国王拒绝取消禁运，作为同下周的日内瓦会议相一致的一个姿态，同时也没有接受基辛格关于美苏联合保证以色列军队撤出被占领土的建议。

这些人士说，费萨尔拒绝第三方为撤军提供的任何保证，同时还要求以色列人自己在立约保证撤军的同时有一项撤军的具体时间表。

观察家们指出，沙特国王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已略有改变，因为他关于降低或取消禁运的条件已不再取决于以色列人的实际撤出了。

在沙特王宫的记者们说，基辛格在同费萨尔会谈后离去时脸色很难看。

王宫人士说，国务卿这次用的是比较外交的手腕，而不是以美国将采取反措施进行威胁，据说这种威胁在两人上月会谈时曾激怒了费萨尔。据说，费萨尔昨天对基辛格说，美国要为以色列人不理睬联合国第二四二号和第三三八号决议一事直接负责。国王对基辛格说，同其他阿拉伯领导人协同一致，他要求解放被以色列夺去的阿拉伯领土和归还耶路撒冷老城，由阿拉伯支配。

【美联社利雅得十二月十五日电】基辛格在离开利雅得之前说，“当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向我们的同行谈话时，我们自然是向很老的朋友和很亲密的朋友谈话。尼克松总统要求我交一封信给费萨尔国王陛下，他们在总统当政之前就已互相认识多年。我们的会谈自然是充分的，坦率的和具有建设性的。但是随着在这里举行的每一次会晤，我们对我们问题的了解和信任加深了。”基辛格说，“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将会早日找到解决办法。”

沙特外交大臣萨卡夫说，沙特阿拉伯“十分赞赏我的朋友基辛格进行的这次访问。这次访问大有帮助，因为沙特和美国人民是朋友，我们希望继续作朋友，我们打算为此而努力。家庭里也有问题，甚至兄弟之间也有分歧。我们知道我们也在许多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消除每一个障碍。”

以估计，这样的被出卖也早在萨达特总统预料之中。换一句话，对阿拉伯的国家说是作战到底，心底里却是期待外交形势变动之来临。

第三件，可注意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是彻头彻尾的亲美国家，这一次竟然肯代埃及来还债，说穿了，不外是为美国来服务，来清洗苏联在中东所建立的势力，因而，我们必须认识，沙特阿拉伯在这一次事件中扮演的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埃及和美国复交，有理由可以相信，是沙特阿拉伯之穿针引线。

在这三件事的后边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埃及总统萨达特如何向其兄弟国家交代。在阿拉伯高峰论坛会议还未举行之前，金料萨达特控制不了形势，如果能控制形势，只有埃及能从美国方面取得保证，保证（一）以色列能放弃一九六七年的占领地；（二）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这就是整个问题所在了。如果美国有保证，埃及就可以向其兄弟国家交代；如果美国有保证，白宫方面就暗知美国的“动力危机”实际并不严重

德新社谈基辛格同费萨尔的会谈

建设性的 对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将会早日找到解决办法

基辛格说他同费萨尔的会谈是充分的 坦率的和具有

赖文新

石油禁运可能不久就解除
《阿拉伯国家实行的

《田中面临改组内阁的复杂而奇怪的模糊前途》

马
广
里
电
台
播

特
拉
奥
雷
同
记
者
谈
中
国
对
马
援
助
问
题

【本刊讯】马里电台十二月六日晚广播了特拉奥雷主席最近专门同一位波兰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中国对马里的援助问题如下：

问：大家知道马里人民是特别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发展工作的，但马里也靠外援。能够给予更大援助的是哪些国家和组织？

答：实际上，马里人民主要靠自力更生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也靠外援作为一种补充。

你要我评价一下这种外援。这个问题，人们曾好几次向我提出过，对此，我已经阐明过我们的原则。

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马里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外援。对于我们，这些援助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为补充和延长的。

因此，在双边方面，我们得到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援助。

在多边范围内，我们得到了国际机构的援助，例如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等的援助。

然而，在谈到外国对马里的援助时，人们不能不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以其数量和极优惠的条件来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据说，马里对人民中国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

这是真的吗？

答：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一般讲，所有马里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抱有一——如你所说——一种特殊的同情。你只要随便问问街上的人就足以信服了。如果人们了解在我们这些国家——每个国家确实处在发展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心理下——最重要的是行动，首先要考虑

的是具体成就，那么，马里人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就不难了解了。

我们的许多工业单位——它们是最受舆论注意的——都是中国援助的结果，这种援助是把简易，谨慎和有效性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保证。

我还应该说，在其它好些方面，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人民经常帮助我国人民。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两国都属于第三世界，两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 * * * * *

(上接第一版)

可以看出，在奇姆肯特，对当局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奇姆肯特是一个工业城市，人口一十九万二千，多半是俄罗斯人。一种反对当局的政治情绪有了自从三十年代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表现，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政治情绪的发端被认为是足够严重的，以至于认为有必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除非领导集团认为他们所说的“罪行”或“错误”是十分重大的并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否则，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发表的，特别是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这些文章谈到工人们袭击了两个人，因为据悉这两个人向当局报告了劳动纪律松弛和虚报生产数字的情况，《真理报》举出的这两个事件是发生在苏联国内相距很远的地方——北高加索和土拉州。一个报告情况者被打死了，另一个受重伤。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闹事，其起因与奇姆肯特事件惊人地相似。这次闹事的起因是两个酗酒者被关在一辆巡逻车里面，巡逻车偶尔失火了，那两个人被留在车子里活活烧死。他们的家属看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开车门解救他们。于是，又有大批的人——据说有一万人左右——迅速行动起来，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总部和党总部，最后又动用了军队，打死打伤好几十人。新得到的关于这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总的说来证实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但补充了一点情况：人群在冲击警察局的时候曾高喊“法西斯分子！”，在这个警察局以及该市党委大楼受冲击以后，是当地的第一书记叫来了军队，三个营的军队迅速对人群展开。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那里的工人阶级大都是俄罗斯人，而且（象奇姆肯特事件一样）这次闹事或起义的性质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

若 干 含 义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根据苏联报刊不时报道的各种细微末节的不满情绪和麻烦的迹象来推敲俄国无产阶

【本刊讯】日本《现代周刊》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田中总理面临着田中改组内阁的复杂而奇怪的模糊前途》，摘要如下：

“福田是总理，田中是副总理” 田中派的干将渡部恒三议员挺着胸脯说：“这次的组阁是天下第一的人事安排，因此，明年的参院选举将获胜，田中政权肯定可以维持连任六年。”

但是，注视着组阁以来福田大藏大臣的引人注目的言行的在官邸工作的记者们私下说：“福田是总理，田中是副总理。”

福田上任以来的内阁里的情况，出现了已笼络就绪的田中首相有“借出厢房而正房要被霸占”（田中派某议员）的迹象。

“田中内阁为通货膨胀的病魔所困扰，就看福田综合医院的福田院长今后如何处置了。”（福田派参议员佐藤隆，青岚会成员）

所以，最近这两个实力人物之间开始出现了不寻常的紧张形势。

譬如列岛改造问题，福田藏相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是停还是不停，这都是首相个人的政治设想，不是内阁会议决定的。”而首相却针锋相对地说：

“列岛改造计划虽然速度

要放慢，但不重新研究。”关于减税两万亿日元问题，藏相说：“经济政策不拘泥于进展的情况，对此总理是同意的，要全部取消。”而首相却说：“没有说要重新研究，还有人说两万亿日元太少呢！”意见的对立和政策的分歧越来越激烈。

田中派的一位年轻议员明确地说，这次的人事改组，田中首相是把焦点集中于怎样“对付福田派”。他说：“作为总的战略来说，拒绝福田（把他排斥在阁僚外）是不好的，不如把他拉进来，因此，首先是从争取保利茂（行政管理厅长官——福田派）开始的。”

据消息灵通人士推测，田中派的心情是要以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的四派联合为轴心组阁，而把福田用开。但对掌握党内最大派阀的福田又不能那样做。

因此，现在不得不作一些撤退（扩大景气政策）的田中，采取了让福田任经济阁僚，封住批判田中经济的嘴巴，并就便让他分担通货膨胀和物价的责任这种一箭双雕的拉拢政策。（田中派的某年轻议员）

这样，田中首相不管福田愿意不愿意就公布阁僚名单。对此，福田派目

的何在呢？

明年上半年角福的分

裂 福田派在福田就任藏相时就改换了手法，从由外面批判转为“从内部腐蚀”田中内阁，打算夺得下届总裁。

“总之，不久的将来，福田将再次同田中争夺总裁。因此，如果在内阁里推行福田的经济稳定路线，在有了鲜明对比的时候再拒绝，反而会突出福田的形象。从内部搞垮田中”，据说这是保利茂制定的“保利设想”。

（官邸俱乐部某记者）

在本应是磐石般团结的内阁中，如果角福两巨头之间发生裂痕，那是毫无办法的。

“虽然说是强有力，但这个内阁能维持多久呢？由于把所有的实力人物都囊括进去了，所以，这一点早已引起人们的担心，特别是角福的对立，这是保守派联合以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角福对立这个问题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读卖新闻》社评部部长渡边恒雄）

关于当前的课题物品短缺，通货膨胀等，正式的风暴今后即将开始。

“田中首相也许已把有关大藏的事情完全委托给福田了，但没有说要把产业投资和消费方面的事

情交给他。这样，叫人家抑制通货膨胀，那也太不公平了。减税两万亿日元和重新编制列岛预算等，

福田大概会插手的，但到

底能作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伊大知昭司）

总之，这每一件事都是角福摩擦的材料，很明显，越是要贯彻单方面的主张，就会越发激化双方的对立。

据认为，在角福对立到达决定性阶段之前，从十二月一日开始的国会例会将会首先成为前哨战。

“国会例会将继续到四月，在补充预算的编制和审议上，两人的分歧会进一步暴露出来。看样子，福田派正期待着通过这个过程掀起‘希望福田当总裁的舆论’。”（政治部某记者）

有“鹰派决心”的强硬内阁 一般人认为，这次的田中内阁是面临空前经济危机的大型的实力内阁。

作为鹰派早就享有盛名的阁僚有：文部相：奥野诚亮；劳动相：长谷川峻；自治相：町村金五。在政务次官中，有青岚会的中川一郎和渡边美智雄两人。

当然，福田藏相也是党内鹰派的最右翼。

甚至还有人有这样一种感想：“这次的田中内阁是由鹰派集团组成的‘临战体制内阁’。与其说是对付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还不如说好象是为了压制反对势力的集团。令人可怕。”（社会部某记者）

真的。这些事件也没有显示出多少倾向性，少数民族共和国里的情况是例外，在后者，我们已经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另一种情况，是从眼前的牢骚发展为总的政治要求的。使哥穆尔卡政权下台的波兰工人一九七〇年波罗的海港口的骚乱同样是从经济方面的和特殊的牢骚开始的。但是不能作严格的对比：在波兰，政治传统比较强烈，是列于首位的，两代人以来没有完全消失。那种认为这一资本业已耗尽，不可能受影响的想法并不适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不象奇姆肯特和诺沃切尔卡斯克那样可以轻易地不受世界的注目；因此，首先，后者不可能觉得世界舆论会影响这个问题，其次，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使用机关枪和坦克来解决问题是不那么受限制的。

尽管作了这些保留，情况依然表明，广泛的不满对于当局来说仍是产生麻烦的一个潜在的根源，从长期来看，甚至还是一种要求革命变革的压力。列宁指出，革命的条件是“群众嫌弃统治者与统治者实行统治的能力的瓦解这两者的结合”（系自译，原文未注明出处——本刊注）。从表面上来看，预料不会发生诸如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沙皇统治的粮食骚乱那样的自发起义。目前，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例外）什么现实的迹象，表明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和工人的不满已经象一九五六年摧毁匈牙利共产党政权那样彼此渗透和结合起来了。

但是，这种巨大的广泛的潜力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正如德热拉斯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国家的统治阶级“处于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但是没有新的思想。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告诉人民”。这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再之，一切现有的知识界的倾向都是反对当局的。结合起来看，这些因素表明，尽管当局在组织上拥有明显的实力并具有巨大的后备力量，如果在上层发生的一场政治危机——米歇尔·塔蒂和安德烈·阿马利里克预见的那种政治危机——超越一定程度的话，国内就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爆炸性的广泛压力。俄国人民，用切斯特顿的话来说，是“至今不说话的”人民，说得温和一些，他们只是喃喃低语，但是会出现他们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情况。

《田中面临改组内阁的复杂而奇怪的模糊前途》

马
广
里
电
台
播

特
拉
奥
雷
同
记
者
谈
中
国
对
马
援
助
问
题

【本刊讯】马里电台十二月六日晚广播了特拉奥雷主席最近专门同一位波兰记者的谈话，其中谈到中国对马里的援助问题如下：

问：大家知道马里人民是特别靠自己的力量从事发展工作的，但马里也靠外援。能够给予更大援助的是哪些国家和组织？

答：实际上，马里人民主要靠自力更生来保证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也靠外援作为一种补充。

你要我评价一下这种外援。这个问题，人们曾好几次向我提出过，对此，我已经阐明过我们的原则。

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马里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外援。对于我们，这些援助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互为补充和延长的。

因此，在双边方面，我们得到了来自亚洲，欧洲和美洲一些国家的援助。

在多边范围内，我们得到了国际机构的援助，例如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等的援助。

然而，在谈到外国对马里的援助时，人们不能不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以其数量和极优惠的条件来讲——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问：据说，马里对人民中国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

这是真的吗？

答：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一般讲，所有马里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抱有一——如你所说——一种特殊的同情。你只要随便问问街上的人就足以信服了。如果人们了解在我们这些国家——每个国家确实处在发展和改善生活条件的心理下——最重要的是行动，首先要考虑

的是具体成就，那么，马里人对中国的这种感情就不难了解了。

我们的许多工业单位——它们是最受舆论注意的——都是中国援助的结果，这种援助是把简易，谨慎和有效性三者结合在一起的保证。

我还应该说，在其它好些方面，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人民经常帮助我国人民。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里共和国两国都属于第三世界，两国人民都在进行着同样的斗争。

★ * * * * *

(上接第一版)

可以看出，在奇姆肯特，对当局的仇视是根深蒂固的。奇姆肯特是一个工业城市，人口一十九万二千，多半是俄罗斯人。一种反对当局的政治情绪有了自从三十年代以来所未曾有过的表现，足以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政治情绪的发端被认为是足够严重的，以至于认为有必要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除非领导集团认为他们所说的“罪行”或“错误”是十分重大的并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否则，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发表的，特别是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这些文章谈到工人们袭击了两个人，因为据悉这两个人向当局报告了劳动纪律松弛和虚报生产数字的情况，《真理报》举出的这两个事件是发生在苏联国内相距很远的地方——北高加索和土拉州。一个报告情况者被打死了，另一个受重伤。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发生了闹事，其起因与奇姆肯特事件惊人地相似。这次闹事的起因是两个酗酒者被关在一辆巡逻车里面，巡逻车偶尔失火了，那两个人被留在车子里活活烧死。他们的家属看到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打开车门解救他们。于是，又有大批的人——据说有一万人左右——迅速行动起来，捣毁了当地的警察总部和党总部，最后又动用了军队，打死打伤好几十人。新得到的关于这次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事件的第一手材料总的说来证实了《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但补充了一点情况：人群在冲击警察局的时候曾高喊“法西斯分子！”，在这个警察局以及该市党委大楼受冲击以后，是当地的第一书记叫来了军队，三个营的军队迅速对人群展开。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虽然是在乌克兰，但是那里的工人阶级大都是俄罗斯人，而且（象奇姆肯特事件一样）这次闹事或起义的性质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

若 干 含 义

我们在这里不打算根据苏联报刊不时报道的各种细微末节的不满情绪和麻烦的迹象来推敲俄国无产阶

【本刊讯】日本《现代周刊》十一月二十九日一期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田中总理面临着田中改组内阁的复杂而奇怪的模糊前途》，摘要如下：

“福田是总理，田中是副总理” 田中派的干将渡部恒三议员挺着胸脯说：“这次的组阁是天下第一的人事安排，因此，明年的参院选举将获胜，田中政权肯定可以维持连任六年。”

但是，注视着组阁以来福田大藏大臣的引人注目的言行的在官邸工作的记者们私下说：“福田是总理，田中是副总理。”

福田上任以来的内阁里的情况，出现了已笼络就绪的田中首相有“借出厢房而正房要被霸占”（田中派某议员）的迹象。

“田中内阁为通货膨胀的病魔所困扰，就看福田综合医院的福田院长今后如何处置了。”（福田派参议员佐藤隆，青岚会成员）

所以，最近这两个实力人物之间开始出现了不寻常的紧张形势。

譬如列岛改造问题，福田藏相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是停还是不停，这都是首相个人的政治设想，不是内阁会议决定的。”而首相却针锋相对地说：

“列岛改造计划虽然速度

要放慢，但不重新研究。”关于减税两万亿日元问题，藏相说：“经济政策不拘泥于进展的情况，对此总理是同意的，要全部取消。”而首相却说：“没有说要重新研究，还有人说两万亿日元太少呢！”意见的对立和政策的分歧越来越激烈。

田中派的一位年轻议员明确地说，这次的人事改组，田中首相是把焦点集中于怎样“对付福田派”。他说：“作为总的战略来说，拒绝福田（把他排斥在阁僚外）是不好的，不如把他拉进来，因此，首先是从争取保利茂（行政管理厅长官——福田派）开始的。”

据消息灵通人士推测，田中派的心情是要以田中，大平，三木，中曾根的四派联合为轴心组阁，而把福田用开。但对掌握党内最大派阀的福田又不能那样做。

因此，现在不得不作一些撤退（扩大景气政策）的田中，采取了让福田任经济阁僚，封住批判田中经济的嘴巴，并就便让他分担通货膨胀和物价的责任这种一箭双雕的拉拢政策。（田中派的某年轻议员）

这样，田中首相不管福田愿意不愿意就公布阁僚名单。对此，福田派目

的何在呢？

明年上半年角福的分

裂 福田派在福田就任藏相时就改换了手法，从由外面批判转为“从内部腐蚀”田中内阁，打算夺得下届总裁。

“总之，不久的将来，福田将再次同田中争夺总裁。因此，如果在内阁里推行福田的经济稳定路线，在有了鲜明对比的时候再拒绝，反而会突出福田的形象。从内部搞垮田中”，据说这是保利茂制定的“保利设想”。

（官邸俱乐部某记者）

在本应是磐石般团结的内阁中，如果角福两巨头之间发生裂痕，那是毫无办法的。

“虽然说是强有力，但这个内阁能维持多久呢？由于把所有的实力人物都囊括进去了，所以，这一点早已引起人们的担心，特别是角福的对立，这是保守派联合以前就一直存在的问题。角福对立这个问题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读卖新闻》社评部部长渡边恒雄）

关于当前的课题物品短缺，通货膨胀等，正式的风暴今后即将开始。

“田中首相也许已把有关大藏的事情完全委托给福田了，但没有说要把产业投资和消费方面的事

情交给他。这样，叫人家抑制通货膨胀，那也太不公平了。减税两万亿日元和重新编制列岛预算等，

福田大概会插手的，但到

底能作到什么程度呢？”（日本大学法学部副教授伊大知昭司）

总之，这每一件事都是角福摩擦的材料，很明显，越是要贯彻单方面的主张，就会越发激化双方的对立。

据认为，在角福对立到达决定性阶段之前，从十二月一日开始的国会例会将会首先成为前哨战。

“国会例会将继续到四月，在补充预算的编制和审议上，两人的分歧会进一步暴露出来。看样子，福田派正期待着通过这个过程掀起‘希望福田当总裁的舆论’。”（政治部某记者）

有“鹰派决心”的强硬内阁 一般人认为，这次的田中内阁是面临空前经济危机的大型的实力内阁。

作为鹰派早就享有盛名的阁僚有：文部相：奥野诚亮；劳动相：长谷川峻；自治相：町村金五。在政务次官中，有青岚会的中川一郎和渡边美智雄两人。

当然，福田藏相也是党内鹰派的最右翼。

甚至还有人有这样一种感想：“这次的田中内阁是由鹰派集团组成的‘临战体制内阁’。与其说是对付石油危机和通货膨胀的，还不如说好象是为了压制反对势力的集团。令人可怕。”（社会部某记者）

真的。这些事件也没有显示出多少倾向性，少数民族共和国里的情况是例外，在后者，我们已经说过，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另一种情况，是从眼前的牢骚发展为总的政治要求的。使哥穆尔卡政权下台的波兰工人一九七〇年波罗的海港口的骚乱同样是从经济方面的和特殊的牢骚开始的。但是不能作严格的对比：在波兰，政治传统比较强烈，是列于首位的，两代人以来没有完全消失。那种认为这一资本业已耗尽，不可能受影响的想法并不适用。格但斯克和什切青不象奇姆肯特和诺沃切尔卡斯克那样可以轻易地不受世界的注目；因此，首先，后者不可能觉得世界舆论会影响这个问题，其次，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使用机关枪和坦克来解决问题是不那么受限制的。

尽管作了这些保留，情况依然表明，广泛的不满对于当局来说仍是产生麻烦的一个潜在的根源，从长期来看，甚至还是一种要求革命变革的压力。列宁指出，革命的条件是“群众嫌弃统治者与统治者实行统治的能力的瓦解这两者的结合”（系自译，原文未注明出处——本刊注）。从表面上来看，预料不会发生诸如一九一七年二月推翻沙皇统治的粮食骚乱那样的自发起义。目前，也没有（少数民族地区还是例外）什么现实的迹象，表明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和工人的不满已经象一九五六年摧毁匈牙利共产党政权那样彼此渗透和结合起来了。

但是，这种巨大的广泛的潜力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正如德热拉斯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国家的统治阶级“处于权力和财富的顶峰，但是没有新的思想。它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告诉人民”。这同样是意味深长的。再之，一切现有的知识界的倾向都是反对当局的。结合起来看，这些因素表明，尽管当局在组织上拥有明显的实力并具有巨大的后备力量，如果在上层发生的一场政治危机——米歇尔·塔蒂和安德烈·阿马利里克预见的那种政治危机——超越一定程度的话，国内就会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爆炸性的广泛压力。俄国人民，用切斯特顿的话来说，是“至今不说话的”人民，说得温和一些，他们只是喃喃低语，但是会出现他们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的情况。